

---

---

# 从贝姨看巴尔扎克的性格描写

王国庆

---

---

爱弥尔·左拉曾经说过，“《人间喜剧》好象一座巴别塔”<sup>①</sup>。它雄伟壮观，通达天庭；它神奇古怪，玲珑剔透。虽然一百多年过去了，但岁月的流逝，风雨的冲刷，丝毫没有撼动它那磐石般的基础，它依旧巍然屹立，高耸入云。在这座艺术“神殿”里，我们可以看到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生活形形色色的艺术画面：王朝的覆灭，贵族的没落，银行家的发迹，食利者的凶狠，情场的角逐，商品的交易，统治者的勾心斗角以及农民的破产和穷人的贫困潦倒……等等。这些画面汇集起来，构成了一条条五光十色的社会风俗画廊，“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sup>②</sup>。在这些绚丽多彩的艺术画廊里，活动着两三千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起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巴尔扎克无不精心地着上鲜明的色彩，让他们按各自的性格特点行动，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舞台上，演出一幕幕有声有色、惊心动魄的“人间喜剧”。《贝姨》是其中的一幕，于洛、克勒凡、李斯贝特等人是这一幕中的主角。本文试图通过对李斯贝特这一人物的剖析，探索巴尔扎克塑造典型人物的一些方法。

后期作品。马克思第一次引用巴尔扎克的作品就是这部《贝姨》。他把书中一个典型人物克勒凡和当时无耻的政客路易·维隆结合起来，并成一个复合的名字“维隆—克勒凡”<sup>③</sup>，来形象地描述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法国的道德状况，揭露当时统治者的虚伪<sup>④</sup>。巴尔扎克笔下的这个最贪财、最淫乱的巴黎庸人，事实上也正是以路易·维隆为原型而塑造出来的。

七月王朝中掌权的金融资产阶级，到了四十年代，他们的腐败和反动暴露得更加清楚了，出现了诸如国防大臣丘比耶尔贪污受贿、卖官鬻爵，罗施福尔盗窃军粮、贪赃枉法等臭名昭著的案件。他们将广大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排斥在政权之外，并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因此广大中小资产阶级、人民群众同金融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就越来越激化。这种矛盾，后来发展成为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巴尔扎克细致地观察了贫富日益悬殊这一社会矛盾，写了题为“穷亲戚”的《邦斯舅舅》和《贝姨》两部姐妹篇，具体描写了社会底层人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遭遇，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和时代的基本特征。

《贝姨》通过一个家族的故事展示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如果说家族是社会的细胞，那末，于洛家族的兴衰也确实反映了七月王朝的某些本质。巴尔扎克在作品中具体描写贝

一  
《贝姨》写于一八四七年，是巴尔扎克的

姨这个主要人物的性格时，能够抓住社会环境对个人的影响，使人物性格与具体的法国社会历史联系起来，而且随着个人的经历和法国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贝姨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早在童年时期，贝姨就产生了一种妒忌心。贝姨和阿特丽纳都是农民的女儿，她俩是堂姐妹。但由于贝姨生得丑，没人喜欢她，被迫整天到地里参加劳动，脸晒得乌黑，胳膊粗大，脚板肥厚。相反地，堂姐却非常得宠，整天在家里娇生惯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她长得美，家里人把她当做摇钱树，好找个名门望族，高攀富贵。相比之下，贝姨的妒忌之心便油然而生。她曾因此打过堂姐，想摘下她那漂亮的鼻子。童年贝姨萌发的这种妒忌心理，虽然是自发的，却正是在姿色可以作为资本的社会里形成的。后来，贝姨从农村来到城市，拼命地向上爬，但又爬不上去。她的妒忌心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阿特丽纳由于长得漂亮，被于洛看中而嫁给了他。她从此一步登天，跳出了农民的圈子，成了贵妇人，享尽了荣华富贵。贝姨因为长得丑，只能寄人篱下。在金钱主宰一切的社会里，贝姨的半无产者的地位使得她对财神礼拜最勤，她急切地期望摆脱困境而发财致富。她发狠地做金银刺绣，想挣笔大钱爬上去，而且快要爬上去成为工场的主管了。可是拿破仑的倒台使她的工场受到影响而破产；她父亲战死，亲戚也遭了殃。帝国时代一些得了势的中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又回到了原先的地位。贝姨也只好回到破楼里。资本主义社会中，婚姻只是一种买卖。妇女的姿色、出身、陪嫁、才华等等都是向男子讨价还价的砝码。以姿色美貌而情场得意的自不必说，以出身显贵而攀结富翁的也不乏其例。但是贝姨呢，她什么也没有，又丑、又穷、又粗，被压在社会的底层，靠别人帮助过活。贝姨活动在她的阔亲戚之间，天天看到剥削阶级奢侈豪华的生活，可自己却不能享受，这就增加了她对金钱的

渴望和财富的追求。可是她非但追求不成，反而到处受歧视、遭凌辱，于是便产生怨恨，加深了对堂姐的妒忌。这时贝姨的性格比以前更深入一步，变得更鲜明，更突出了。在向上爬的计划破灭以后，贝姨的欲望有增无减，她的性格也有进一步的发展。贝姨来到巴黎后，长期寄人篱下，过着屈辱的生活。一方面，她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在这些人面前违心地屈身奉迎，和颜悦色地讨好他们，使自己能混上一口饭吃。另一方面，长期受歧视、受压迫的生活，使她形成了一种粗暴、古怪的脾气，显出特别强烈的自尊心。她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施舍而要求自立，把于洛太太的帮助当做污辱，怀恨在心。这种屈辱的地位，双重的性格，更加深了她的妒忌心理。后来她表面上殷勤讨好、背地里阴谋陷害，也和这一点有着关系。贝姨这种性格的发展在对文赛斯拉的感情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她完全出自穷帮穷的心意救活了波兰人文赛斯拉，并把他当作儿子看待，花光了自己十六年的积蓄二千五百法郎，使他学会了手艺，成了艺术家。贝姨对他象母亲一样爱护，妻子一般体贴，悍妇一样撒泼。她怕他到外面胡来，因此凶狠地管住他，把那种长期在别人面前抑制着的粗暴古怪的脾气全部发泄在他的身上。骂过之后，为了使她受到感动而能更好地拴住他，对他又特别温柔体贴，甚至愿意分一点血给他。贝姨把文赛斯拉视为自己的情人，在精神上恋爱着他，她要把他当做牺牲品兼伴侣一个人独占，要他过十分规矩的生活，因为她自己是过惯禁欲生活的。她一方面觉得自己不能嫁给他，但又不肯把他让给别的女人。他是贝姨这个老处女精神世界的唯一支柱。她不甘心仅仅做他的母亲，而在想到做他母亲以外的角色时，她又觉得自己疯了。这些残酷的矛盾、痛苦，这种在精神上独占一个男人的快乐，搅乱了这位老处女的心。她为他风魔了四年，并想把这种生活永远继续下去。我们看到贝姨爱

文赛斯拉爱得着魔，那是一种疯狂的、变态的、妒忌的爱。但贝姨还是时刻提心吊胆，生怕哪个女人会把文赛斯拉夺走，因为她实在太穷、太丑了。她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于洛太太的女儿奥当斯要和他结婚了。又是于洛太太！又是有钱人！老处女心中的宝贝被人抢走了，她的精神上的支柱崩塌了，她的脑袋象着了火一样在燃烧。一个可怜的“穷亲戚”到处受人欺负，受人迫害，连最后一点爱也被他们抢走了。她没有眼泪，只有仇恨。她长期受压抑的感情，燃烧的妒忌心，在这个强烈的打击下，转化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复仇欲望而迸发出来了。

贝姨的报复是有社会根源的，是阔亲戚们长期歧视、迫害和打击的结果。他们虽然有时也分点残羹冷饭给她，但她与他们处于两种社会地位，过着不同的生活。有钱人花天酒地，于洛在情妇身上花了几十万法郎，克勒凡为情妇挥霍了上百万。而贝姨呢，只能和文赛斯拉一起分享从亲戚的餐桌上带回来的一点糖果甜食，“分一颗大枣子给文赛斯拉吃”。文赛斯拉被抢走是她嫉愤心情的触发点。她连人生应该享受的起码权利都被夺走了；她的欢乐也随之消失了。贝姨的这种遭遇和邦斯一样，有着普遍的社会意义，反映了受压迫的穷人与富有的剥削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贝姨的报复也可以说是反对这种歧视、压迫的一种无力的抗争。

贝姨的妒忌和愤怒达到了顶点而转化为强烈的报复欲念。巴尔扎克抓住了这种欲念，对贝姨性格进行了具体的描写，层层深入，步步推进，使之成为妒忌的报复的典型。她想出了一条两全其美的计谋，即不断地破坏于洛的家庭，自己借此机会和于洛的哥哥于洛元帅结婚。这样，一来可以败坏于洛一家而达到报复的目的，二来可以做元帅夫人，有钱有势，实现发财和爬上产阶级的愿望，以倾吐胸中憋了多年的怨气。他先把

于洛推进玛奈弗太太这个销金窟，然后和玛奈弗太太一起敲榨于洛，使他败光家产，盗用公款。然后贝姨又来回奔走，穿针引线，招引于洛的情敌来和于洛争斗，自己从中捞取好处。她把文赛斯拉也诱进玛奈弗太太的公馆，与于洛争情妇，并在奥当斯身上泄了夺“夫”之恨。这一切都极大地破坏了于洛的家庭，使于洛太太陷在苦难之中。贝姨表面上讨好奉迎，竭力想早日和元帅结婚。她的强烈的复仇欲望通过一系列复仇行动表现出来，并在这些行动中变得更加贪婪、凶狠、阴险和丧心病狂。正当她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时，于洛的案件被揭发了。他为此倾家荡产，身败名裂；于洛元帅也因他羞于见人，在结婚的前三天，自杀身死。贝姨的计划全部落空，这就越发增加了她的仇恨，她痛哭了一场，然而报复的欲念不但没有减弱，反而继续深化。她掏自己的钱包，每次几百法郎地供养出走在外的于洛，毫不吝惜，而且还想方设法给他物色穷姑娘，怂恿于洛继续堕落，为的是不让他回家，等他上公堂，看他的好下场。她只希望阿特丽娜伤心、痛苦、流泪，一看到她快活，存有希望，就说“等着吧，报上的法院消息早晚要有姐夫的名字！”这种想法和做法，已经越过了妒忌的范围，也超出了一般所谓报复的程度，而成了一种妒忌迷，报复狂。只要于洛一家人倒霉，她心里便会感到快慰，精神上就得到满足。她嚼着别人的苦果觉得无比快乐，越苦越有味。她千方百计制造和加深仇人的苦难，哪怕要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这充分显示了她手段的狠毒和残忍。于洛后来在政府的庇护下家道中兴，玛奈弗太太惨死，贝姨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她终于精神崩溃而死了。贝姨的遭遇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压迫穷人、毁灭穷人的残酷现实以及被侮辱、被损害的穷人对压迫者、剥削者拚命反抗的惊人场面，《贝姨》这部作品写出了金钱世界里的无数罪恶。

## 二

巴尔扎克在着手写这部“许多历史家忘记写的”“风俗史”时，给自己规定了这样的任务：“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划性格，选择社会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sup>⑤</sup>。贝姨这个人物不是凭空捏造的，她取自现实生活中的几个性格相似的原型，按照上述的基本原则塑造出来的。巴尔扎克在给德·韩斯迦夫人的信中写道：“我现在正要写出《贝姨》，这是一部可惊的小说，因为主要人物是由我母亲、发尔摩尔夫人和你的姨母罗沙利的特性加以综合而成的，这是整个家族利益的故事”。<sup>⑥</sup>（一八四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巴尔扎克的母亲是个资产阶级妇女，她唯利是图，对巴尔扎克冷酷无情。除了向巴尔扎克逼债的金钱关系以外，几乎没有别的联系，巴尔扎克从小就没有享受过母亲的爱。罗沙利是韩斯迦夫人的姨母，法兰西大革命时，罗沙利的母亲曾以间谍罪被处死刑，她自己也从幼年起就认识了监狱。她对法国人一直存在着仇恨，伺机报复，得知韩斯迦夫人将要和一个法国人结婚时，她的报复激情爆发了出来，在亲戚中拼命反对这门亲事，并给韩斯迦夫人施加压力，阻止她和巴尔扎克结婚。根据支魏格所提供的材料，还有一个是韩斯迦夫人的家庭女教师保勒尔·亨利爱特。这个女教师内心里总觉得自己是属于韩斯迦先生的，所以她一直妒忌着美丽的韩斯迦夫人，并且发展为秘密的仇恨。韩斯迦先生的死对她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再也不愿看到心中的仇人韩斯迦夫人，加上她曾经是巴尔扎克和韩斯迦夫人关系的联系人，对这个不正常的婚姻感到内疚，所以突然宣布要到修道院去修行，巴尔扎克曾陪同她办理进修道院的手续。她的妒忌心理在贝姨身上可以找到痕迹。巴尔扎克吸取了她们各自的特点和思想感情，加以综

合、提炼。根据他自己的生活和经验和对社会的观察，创造出贝姨这个具有鲜明个性的典型人物来。

作为一个艺术家，巴尔扎克没有把这些人的特点简单地拼凑在一起，而是进行加工、提炼、融合、概括，创造出具有独特性格的人物。巴尔扎克这个“社会的秘书”不是把事件照原样记录式地写出来，更不是脱离生活而凭空捏造。他认为：“并不是现实生活发生的一切都得描写成文学中的真实，同样，文学中的真实也不就等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sup>⑦</sup>巴尔扎克创造的贝姨，她的思想意义就比原型深刻得多了。我们可以看到，贝姨的妒忌已不是家庭女教师内心的秘密奢望，而是金钱万能的环境对受尽欺凌的穷人的影响的产物；她的报复也不是那种盲目地反对联姻，而是受侮辱、受损害的穷人对压迫者的愤怒反抗；她的冷酷、狠毒的心肠也是在这种环境中给逼出来的。贝姨已不是几个人物性格的简单综合，而是艺术大师从生活中取来一鼻一眼，一肩一手，经过思考，进行概括，而塑造出来的一个具有独特性格、富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意义的人物。

关于描绘性格，塑造典型，巴尔扎克认为“作者需要做的事情，主要是用（指对现实生活的——引者注）分析，求得综合，刻划和搜集我们生活的各种成分，提出一些主题，并且对他们全体加以论证。最后描写一个时代的主要人物，以绘出这个时代的广阔的面貌”<sup>⑧</sup>。这几句话不仅精辟地表达了巴尔扎克关于典型理论的思想，而且还概括地阐述了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若干要旨，这对理解贝姨这个人物的思想意义也很重要。巴尔扎克没有满足于描写生活的表面现象，而是通过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并抓住它的本质，来揭示以于洛、克勒凡这样的人为代表的七月王朝政权的腐败和必然崩溃的趋势，反映广大人民生活的痛苦和他们对抗

治阶级的不满，以及贫富悬殊等主要社会矛盾。贝姨这个人物正是用来描绘这个时代的广阔面貌的一个重要人物。她身上虽然有着几个原型的主要特征，但是她所表现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意义，要比那些原型更为丰富，更为深刻。

### 三

从贝姨这个人物的活动过程可以看出，促使贝姨性格发展的内在因素是她的强烈欲望，或称之为激情（Passion 或译热情、情欲）。贝姨一心想爬上去，但没有成功，产生了妒忌。受到强烈打击后，这种妒忌又疯狂地转化为报复的欲念。这种强烈的欲望和激情，就是她一切行动的精神力量。巴尔扎克抓住了她的强烈欲望和激情，把它们作为性格发展的一种内在推动力。贝姨在欲望和激情的驱策下，不受阻碍地发展着，变得愈来愈鲜明、生动，终于发展成为一个有独特个性的、栩栩如生的人物。

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之渊。在这种社会里，到处充斥着奇特、丑恶的现象，人欲横流，尔虞我诈。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就是根据人物的各种各样的欲望来塑造不同的性格的，如金钱欲、占有欲、色情欲、贪权欲……等等。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不同，欲望也表现得各有特点，但是他笔下的典型人物往往都具有强烈的热情，这就是激情。它唤起人物全部的力量，使人物的行动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他们的热情往往表现为一种畸形的精神状态，一种恶癖，使这个人物的性格变得非常奇特。例如于洛男爵，他早年就眠花宿柳，情妇不离身，败光家产以后，性欲有增无减，不但改名换姓地在贫民区偷鸡摸狗，甚至到八十老朽，还要勾搭家中青年女仆，和她结婚。于洛的色情欲，不仅是肉体上的需要，而且成了一种强烈的精神上的嗜好，一种色情

狂。他身边没有情妇陪伴，就会恍然若失，一天也活不下去。色情欲已经成了他的一种恶癖。葛朗台老头的黄金占有欲也颇有名声。拚命积累金币已经成为他的一种嗜好。他吝啬、贪婪，对自己的亲人毫无感情，而对金币却无限热爱。他悄悄地摩娑金币，顿时心情舒畅，精神上也得到了满足。甚至临死之前还要看一眼、摸一下闪光的金币才肯咽气。高布赛克对金钱和物质有着无止境的占有欲。他要攫取一切，吞噬一切，不管吃的用的他都要，要把一切都占为己有。他宁可把东西放在储藏室里霉烂、发臭，也不肯减弱他积聚钱财的劲头。这种对财产的无限追求，对别人的残酷盘剥，已成了他唯一的兴趣。他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显然并不着眼于它们的使用价值，而只是表现为对它们的一种癖好。再如高老头对女儿的异乎寻常的欲望（金钱之爱、父爱、性爱的混合物），开始是满足她们的物质和金钱的要求，后来是只希望和她们一起，最后竟发展成为一种变态的心理状态。只要能看上她们一眼，他精神上就感到满足，他的病也会好起来。这样的人物还有很多，如拉斯蒂涅的野心，菲利普的凶残……，巴尔扎克就是这样根据人物的某种激情和欲望来塑造典型人物的。无怪当时的大作家雨果称他为“发掘恶习，解剖热情（Passion）”<sup>⑨</sup>的作家，泰纳认为他把“独身、结婚、行政、理财、淫欲、野心，人生一切主要的情境和深厚的情欲（Passion）形成了作品的底子……”<sup>⑩</sup>。这些评论确实抓住了巴尔扎克塑造人物性格的特点。

抓住强烈的欲望或激情来塑造人物性格是巴尔扎克艺术实践的重要经验之一。他说：“《人间喜剧》的最初动念……来自把人类和动物进行的比较。……动物生活简单，而人根据一种尚待探讨的法则习惯于把他们的风俗、思想和生活都在一切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设的东西里面表现出来。”<sup>⑩</sup>巴尔扎克认为人不同于动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

具有欲望,有思想激情。因此,抓住了他们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追求东西的欲望或激情,就能很好地表现他们的风俗、思想和生活,就能把人物写好。恩格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sup>②</sup>人是有“七情六欲”的,抓住这些“情”和“欲”,就能在人物的行动中充分展示它的性格。巴尔扎克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把他笔下的典型人物的性格展示得十分充分,描写得淋漓尽致,他所塑造的形象自然就栩栩如生。

激情在性格描写中的作用就象化学反应中的元素。它是推动人物行动的内在动力,是主宰人物的精神力量。抓住这一点来塑造人物形象,可以使他变得更鲜明、更生动,具有更独特的色彩、更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巴尔扎克说:“思想,或者兼有思想感情的激情固然是社会的元素……激情就是整个人类。没有激情,宗教、历史、小说、艺术都是无用的了。”<sup>③</sup>他的《人间喜剧》就是在“搜集事实的基础上,以激情为元素”<sup>④</sup>创作出来的。他的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大多有一种难以满足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给人物注入了生命的活力,使他的性格突出,形象更为生动。这是巴尔扎克典型化的艺术经验,也是他对现实主义艺术的贡献。巴尔扎克在一八二九年出版的《驴皮记》中就开始注意到这一点,以后又在《幻灭》一书和《人间喜剧》前言中对当时风靡全欧的司各特笔下的女性人物缺乏激情提出批评。由于巴尔扎克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人物最强烈的欲望,即为追求金钱而产生的千奇百怪的狂热激情,也就抓住了他们精神上本质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所说:“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甚至每一步都和资产阶级法律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sup>⑤</sup>巴尔扎克笔下的这些人

物,既反映了社会的基本特征,又表现了活生生的个人,成为艺术的典型。葛朗台成了吝啬鬼的同义语,高布赛克变为高利贷者的代名词。这些典型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艺术大师不朽的艺术创造。

#### 四

巴尔扎克笔下人物的疯狂的激情和欲望,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性遭到极端扭曲而完全异化的事实。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的人性被他们的阶级本质所决定,而他们的阶级本质又被他们的物质利益所支配。他们为追求金钱、利润和物质财产而变得无比贪婪和凶残,并且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欲望和激情,甚至成了一种恶癖、一种变态的精神嗜好。他们完全陶醉在金钱、物质等“人的生存外观”之中,丧失了“人”的宝贵本质,毁灭了人性。葛朗台、高布赛克是这样,《贝姨》中的一些人物也是如此。克勒凡把金钱奉为上帝加以崇拜。他说“没有钱,在眼前这个社会组织里是最要不得的苦难,我是这个时代的人,我崇拜金钱。”他赚钱不择手段,毒辣凶狠,从一个伙计爬到百万富翁。玛奈弗太太一心想揽大钱,利用怀孕哄骗五个情夫,使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亲爹,最后跟上了出价最高的克勒凡。玉才华为钱财频繁易主,朝秦暮楚,最后勾上了百万富翁埃罗维公爵。他们之间的全部活动和无耻勾当,都是一笔笔金钱的交易。他们践踏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人的尊严,他们崇拜的上帝是“金钱”。他们活在世上就只疯狂地爱这个“上帝”,成了地地道道的“金钱拜物教”教徒。他们是金钱、物质的奴隶,是失去了人的本性的行尸走肉。这些异化了的人,他们只有依靠不断刺激自己的感官,纵情纵欲,才能维持异化的精神状态,因而表现出各种变态的激情。巴尔扎克抓住这种欲望和激情来反映剥削阶级人性

毁灭的状态，客观上起了批判资本主义罪恶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和穷苦人民也遭到了异化。“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sup>⑭</sup> 贝姨是在这种非人性的环境中被异化、被毁灭的。她生长在金钱主宰一切的环境中，因为她又穷又丑，金钱社会不承认她，歧视她，把她压在底层，否定她作为人的存在和价值。人性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在自己的劳动和社会中体现自己作为人的存在和价值，因此贝姨的人性得不到健康存在的条件。她想要做一个能体现自己存在和价值的有体面的人，想要得到这个社会的承认。可是，这个社会是金钱主宰一切，没有钱就没有地位。为了得到这个社会的承认，她就拚命追求金钱，即追求人的生存外观而不择一切手段，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和激情，使她羡慕和妒忌有产者的地位（即他们的生存外观）。但她的这种异化在性质和程度上还不同于剥削者。到了巴黎这个花花世界后，她对金钱更加渴望，她发狠工作就是为了要爬上有产者的地位。她的人性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和金钱的腐蚀而进一步异化，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品德。但由于回到了破楼里，所以还残留着穷人的一些本性。因此她才能以穷救穷的同情心救活了文赛斯拉。贝姨活了那么多年，没有人看得起她，但和文赛斯拉结下友情之后，总算还有一个人把她当人看待。这或多或少给她带来了一点欢乐。因此，她不惜花光自己十六年的积蓄，把他培养成艺术家。但异化的人性同时也在老处女对待文赛斯拉的变态的精神恋爱里表现出来，她想用金钱和法律来拴住他。虽然贝姨在这些年间思想上起了深刻的变化，但还没有完全丧失人性。因为她精神上还有最后一

根支柱，那就是还有一个人把她当人看待，还可以部分地体现她的存在和价值。后来文赛斯拉被夺走，她这才完全绝望了。于是她不顾一切地向她的压迫者进行疯狂的报复。这时她就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贝姨的人性是在非人性的社会制度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下被完全异化的，她的凶狠、毒辣的性格也是非人性环境的产物。正象巴尔扎克自己说的那样：“人性非恶也非善。人生出来，只有本能或能力……可是利欲却同时过分地发展了他的不良倾向。”<sup>⑮</sup> 社会的病根“在于金融势力的扩张，说穿了便是自私自利的结晶化。……法律把金钱定为衡量一切的尺度，把它作为政治能力的基础。……逼得每个人满了二十岁就得为自己打算，而在必须挣钱与卑鄙无耻的手段之间再也没有什么障碍了……”<sup>⑯</sup>。因此，巴尔扎克对这种人性异化的描写，实际上起到了揭露当时法国社会光怪陆离的丑恶现实，抨击资产阶级、金融贵族反动腐朽的作用。

但是巴尔扎克描写这些人性异化的现实，并非要从根本上否定反人性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以此来提醒社会的注意，要求人们克制情欲。他的救世药方是以基督上帝来代替金钱上帝，用基督教来代替“金钱拜物教”。他说：“宗教界实施的教义，或更确切地说教育，是民族生存的最伟大的原则。是一切社会里把恶的数量减少，把善的数量增加的唯一手段。”<sup>⑰</sup> 巴尔扎克不但在理论上鼓吹宗教，而且在作品中也塑造了一些体现宗教力量的人物。《贝姨》中的于洛太太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作者把她描写成一个纯洁的形象，以此和她周围卑鄙龌龊的人物相对照。作家怀着善良的愿望想要去除“社会的病根”。但他的药方却是错误的，也是自相矛盾的。他把邪恶的情欲归根于社会环境带来的后果，这种看法是唯物主义的。但他不想改变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却把宗教精神当作灵丹妙药，这就走进了唯心主义

的死胡同。

巴尔扎克关于情欲的理论和创作深受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卢梭等人的人性学说的直接影响。这种理论用来揭露反人性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它的腐朽，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怎样去除社会病根的问题上，这种理论又暴露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立场。

纵观巴尔扎克人物性格描写的方法，正如他自己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说的，是“搜集了大量事实，又以激情为元素，将这些事实如实地反映出来”<sup>⑩</sup>的现实主义典型化的手法和人性理论的结合。艺术大师凭着“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的理解”<sup>⑪</sup>，“对各式各样的贪婪作了透彻的研究”<sup>⑫</sup>，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塑造了大量活生生的人物，在文坛上竖起了一座巨大的巴别塔，绘下了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的风俗画卷，给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一份珍贵的遗产。

注：

① 左拉：《论巴尔扎克》，毕修勺译，上海师范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室编：《外国文学丛刊》第2期。

② 恩格斯：《致玛·哈克纳斯（18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

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0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④ 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第242—243页，梅绍武等译，三联书店1980年版。

⑤⑪⑬⑭⑰⑱⑳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文艺理论译丛》1957年第2期。

⑥ 支魏格：《巴尔扎克传》第449页，吴小如、高名凯译，上海海燕书店1951年版。（引文根据原文略有改动）

⑦ 巴尔扎克：《古物陈列室、钢巴拉》序言，《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0期第120页。

⑧ 巴尔扎克：《夏娃的女儿》和《玛西米拉·道尼》初版序言，《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0期第130页。

⑨ 雨果：《巴尔扎克葬词》，《文艺理论译丛》1957年第2期。

⑩ 泰纳：《论巴尔扎克》，《文艺理论译丛》1957年第2期。

⑫ 恩格斯：《路得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⑬ 马克思：《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6页。

⑭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45页。

⑮ 《贝姨》（傅雷译）第6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⑯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7页。

⑰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646页。

## 《李达文集》第一卷出版

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李达同志，在将近半个世纪的长时期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深入的研究，而且在法学、货币学、史学等领域也有较高的造诣。他的卷帙浩繁的著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思想界经历的道路，是一份珍贵的遗产。为纪念李达同志并保存他的大量有价值的著作，供读者学习和研究，《李达文集》第一卷现已出版。这一卷包括作者1919年到1949年发表于报刊上的部分文章以及《现代社会学》、《社会学之基础知识》、《法理学大纲》等著作的节选。

（正之）